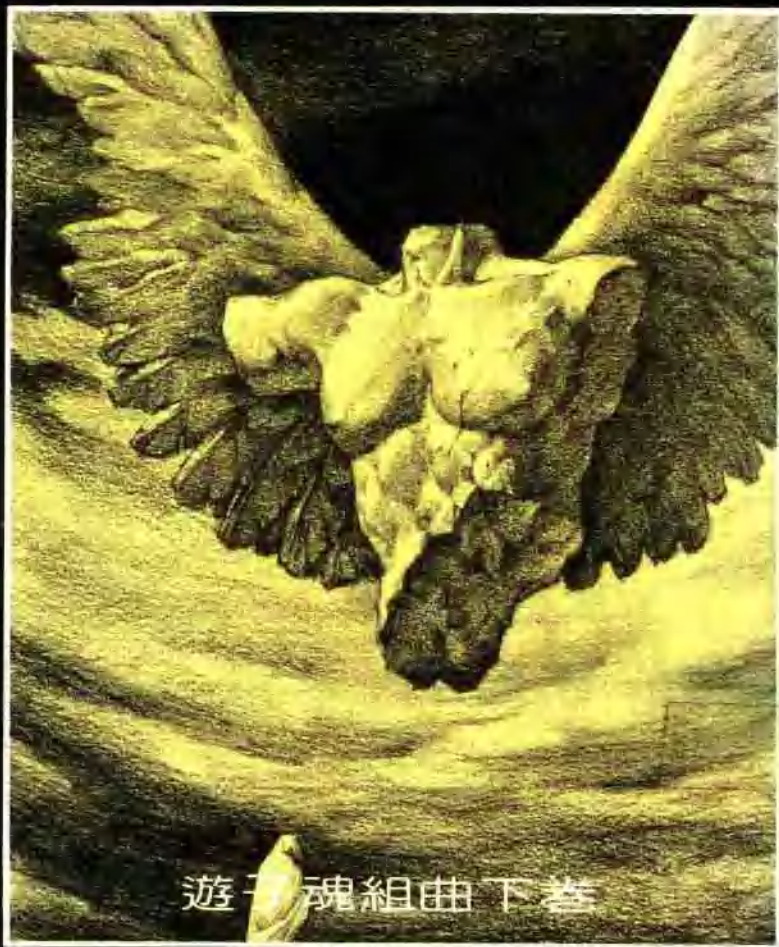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朽者

張系國



遊子魂組曲下卷

洪範文學叢書⑦

不朽者

——遊子魂組曲下卷

張系國

洪範書店印行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不朽者

⑦ 洪範文學叢書

著者：張系國

發行人：孫政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
電話：三九二七五七七·三九四六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

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

十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聚豐大樓七樓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定價80元

任。著有長篇小說「昨日之怒」、短篇小說「香蕉船」、隨筆「天城之旅」等約十種（均洪範版）。此書爲張系國近年所作短篇小說之總集，上接「香蕉船」，稱「遊子魂下卷」，收作品六篇，獨立探討當代海內外各種人物的心態，而以小說角色不同的遭遇編織綜合，全面展現今天中國人所體驗的政治、經濟、教育諸方面的問題，篇篇擲地有聲，代表作者深刻的思維和爐火純青的小說藝術；書前並有「代序」，自剖其複雜多面的哲學關懷。

張系國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生於重慶，原籍江西省南昌縣，在臺灣長大，畢業於新竹中學。臺灣大學電機系工學士，留美專攻電腦科學，獲柏克萊加州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）博士學位，曾任教於康乃爾大學（Cornell University）及伊利諾大學（University of Illinois, Chicago），現任伊利諾諾理工學院（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Chicago）電機系系主任。

11/18/428/07

目次

一	不朽者（代序）
二	守固者 遊子魂之七
三	解鈴者 遊子魂之八
五	領導者 遊子魂之九
六	決策者 遊子魂之十
二三	征服者 遊子魂之十一
一四	不朽者 遊子魂之十二
一八	索引

不朽者（代序）

公司牆上貼着巨大的標語：「殺時間唯一良法是工作不懈。」殺時間？誇口的人啊。如果我
可以殺時間，我就能戰勝時間，贏得不朽。其實誰能够殺時間？反而是時間在殺我。人的不朽慾
望，製造出多少語言的魔障！

罪惡的本質，性善性惡的問題，哲學家爭吵了幾千年。根本問題：惡是人性的一部分？抑或
由外而來？貝克認為，人追求不朽的慾望，是一切罪惡之源。其實人塑造任何符號系統，規定人
際關係時，罪惡的種籽即已埋下。任何以符號代替生命的努力，都可能導致罪惡。人的原罪，就
是偷食智慧之果，創造了符號。但符號是唯一能不朽的，貝克的理論當作如此觀。

哲學的統一概念，常從如下的句型出發：「人是唯一……的動物」。代入「會思考」、「會
說話」、「會使用抽象符號」、「有靈魂」、「知道善惡」、「知道自己會死亡」、「追求不
朽」……等，就得到不同的哲學觀。

意義是什麼意思？意義乃指某物在參考符號系統內的位置。人生的意義，乃指人在文化參考
符號系統內的位置。宗教、主義、哲學……沒有參考符號系統，意義不能存在。而參考系統是人

自己創造的，故人賦予自己生命以意義。但人生的意義是人共同創造的——布柏的名言，別人的臉孔對我有最大的意義。沙特說，別人的目光是我的地獄，其實是一樣的意思。人追求尊嚴，而我的尊嚴建築在別人對我的膜拜上面。可是我從不能知道別人真正想什麼。我希望把別人化爲物，但又不能真正把別人化爲物——物不會膜拜我，只有人才會膜拜我。我的根本矛盾在此。

禮儀：①表現內在狀況，②確定不同場合裏，主客對待的關係。禮儀讓對方在固定的場合，扮演固定的角色；換言之，對方自甘暫時固結爲物，增益我的尊嚴。禮之爲用大矣！所以新統治者上臺，一定要制禮作樂。

中國爲何人口繁多？是否因爲我們追求不朽的方式，乃是製造更多的後代？子孫膜拜我，增加我的尊嚴，我即不朽。

目標代換。祇有在某些科學的領域，我們真正解決問題。通常都不是解決問題，而是代換目標，以一組符號取代另一組符號。

清晨到公園散步，突然聽到蕭蕭木葉落聲。此時無風，一棵大樹的葉子卻自然脫落，不斷沙落下。一向以為葉落必因風吹，從未料到樹葉肯無風自落，至為驚訝。時候到了，便不該再和生命掙扎。

強者，如尼采所說，是自轉輪。「強者創造自己的價值，不倚賴別人的認可」。但價值是人共同創造的。獨在的強者，邏輯上便不可能存在。其實強者亦並未創造自己的價值，不過是洞悉思考符號系統的魔障而已。

墮落——徒具形式，喪失生命的實質。完全的墮落，即是完美的形式主義。故墮落常具形式的美。墮落也是一種不朽，因徒贖空殼的形式，即成為符號，而符號原是不朽的。

小說不是為了救世，而是為了救贖。

符號被濃縮成咒語時，人人以為唸咒即能不朽——宗教咒語或政治咒語，均能予人不朽感。罪惡在咒語的掩飾下，不再成為罪惡，任意滋生。

有人說臺北是墮落的城市，我不同意。第一，這城市仍充溢着生命力；第二，尚未看到形式主義的絕對勝利。你可以說維也納是墮落的城市，或者威尼斯是墮落的城市，卻還不能說，臺北是墮落的城市。

通儒對每個問題都有一番見解，僞儒對每個問題也都能侃侃而談。如何區別真僞？真正的學者發表意見時，你會發現他已考慮過古今各家學說，在這參考系統內他的話才真正顯示意義。僞儒所考慮的多半是他自己的立場，或者是權宜之策。但人們多半不能區分真僞。

小說即獻祭。小說不能沒有故事，因為這等於獻祭的過程。為什麼小說常描述受苦受難者？文評家很容易寫下讚語說：人在受苦受難時，方能顯現人性的尊嚴。問題是顯現誰的尊嚴？不，不是小說裏受苦受難者的尊嚴，是我的尊嚴！別人受苦受難，成為獻祭儀式裏的犧牲品，我即獲得尊嚴。希望贏得不朽的是我，故事裏的英雄必須為我犧牲，他流的血淨化了我的靈魂。

或者說，小說救世的方式，乃是救贖。

犧牲無疑是偉大高尚的情操，尤其是別人的犧牲，因為他的犧牲才能使我不朽（或更接近不朽）。我自私，所以我歌頌別人的犧牲。所有的小說家都是自私的。和平常人一樣，小說家寧可成為祭司，不願成為祭品。

故事的重要性。所謂的基型（原始類型）是一符號。既是符號，和我就隔離開了。我要掌握這基型，和它契合一致，必須通過一種儀式。有了獻祭的過程，我才能相信，犧牲者和我實為一體。我既是祭司，也是祭品。我既是我，也是物。我既是神，也是膜拜者。沒有故事，就無法做到這些。

神話都是故事。耶穌、釋迦、許多政治領袖人物，都喜歡說故事。故事一方面意義清晰，另一方面十分曖昧，兩者都不可缺。

犧牲：前一刻躍動的生命，下一刻即化為祭品，變成物體。犧牲統一了「生命／死亡」、「我／物」的矛盾。犧牲必須是一種過程。如果不是一種過程，則物仍是物，我仍是我。但犧牲的

過程，又可融入更高層次的符號系統內，視為一個新的符號。將犧牲變為符號，罪惡的種籽就已埋下。等到符號成了咒語，就開始有人要求別人犧牲。許多寫實主義小說家所汲汲努力的，說穿了就是捕捉獻祭的原始面貌，使之不致成為咒語驅使的謊言。

寫實主義的小說家，因此多半是浪漫的，甚至是軟心腸的。但再軟心腸的祭司，也必須舉刀刺向祭品。觀察他落刀的位置，就可以推測得知他心腸軟到（或硬到）何等程度。「寫實主義小說的解剖學」？我聽到文評家低聲竊笑。但沒有解剖學，就沒有今天的醫學。

「子不語：怪力亂神」。他所不說的，和他所說的其實同等重要，甚至更加重要。替學生寫介紹信的教授，奉命為人撰序的文評家，深夜遲歸的丈夫，最瞭解這個道理。

古埃及人是對的。真正要不朽，祇有一個辦法：把自己變成木乃伊——把自己也變成符號。

歷史。客觀歷史與個人所經驗的歷史的分別。歷史的意義，隨著個人詮釋的改變而改變。歷史發展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可能（主觀歷史的分別），其結果均一樣（祇有一個客觀歷史）。

：（序代）者朽不。

日出如窗；日中如牆；日暮如鏡。自轉輪同時是窗、牆及鏡。

人性病理學。爲什麼要逼到人性的邊緣地帶，方能顯現人性的光輝？是否因爲唯有如此才能放棄玩弄符號，赤裸裸面對生命？我懷疑每次我們喝采「人性的光輝」時，都有點古羅馬競技場看客的味道。

自轉輪。我不需要征服世界，我可以創造自己的世界。問題是如何劃清界限。

中國是我們的原罪。（容易引起誤會的話！「中國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最大符號。這樣講更加容易引起誤會！）

面面顧到的真理多半不值一顧。

有兩種孤獨。一種孤獨具有再生的能力，孤獨使我更強壯；另一種孤獨則使我萎縮。

小說家常誤以爲自己是神，至少是大祭司。小說家和醫生常犯類似的錯誤。但醫生的報酬在今生今世，小說家則妄想自己的報酬是不朽。

要提防謙卑者。人愈謙卑，愈易驕傲。肯對上帝或工農大眾低頭認罪的人，也肯將異己送上斷頭臺。形式主義的認罪，本身就是一種罪惡。

符號是空瓶，生命是美酒，酒入瓶中，符號才有意義。斟酒入瓶的過程，因此非常重要。人的主體性和相互主體性，不是靜態的觀念，卻包涵動態的過程。故事，也可說是生命的模擬。重要的是過程，不是結果。結果永遠是抽離生命的符號。

木乃伊才能不朽。

守望者

——
遊子魂之七